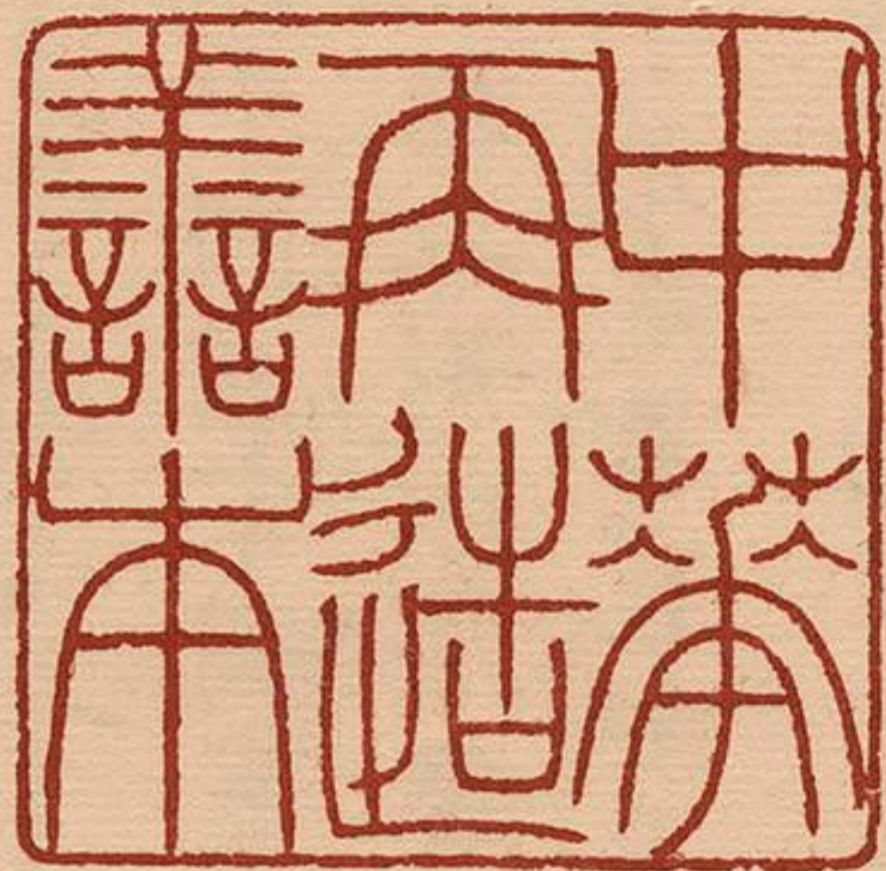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淳
熙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十·九釐米寬十五·五釐米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
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
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
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
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
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

一石

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
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尚恨
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
所得當續書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普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質

一之四

內翰竇公 儀

八
錄

八

一之五

丞相李文正公 昉

一之六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 蒙正

一之七

丞相張文定公 齊賢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呂正惠公 端

二之二

樞密錢宣靖公 若水

二之三

丞相李文靖公 沆

二之四

丞相王文正公 旦

第三卷

三之一

丞相向文簡公 敏中

三之二

參政陳晉公 恕

三之三

尚書張忠定公 詠

三之四

樞密馬正惠公 知節

三之五

樞密曹武穆公 瑋

第四卷

四之一

丞相畢文簡公 士安

四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四之三

太尉衛國高烈武王瓊

四之四

內翰楊文公億

四之五

丞相王文康公曙

第五卷

五之一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曾

六一錄

八三

五之二

丞相李文定公迪

五之三

叅政魯肅簡公宗道

五之四

叅政薛簡肅公奎

五之五

叅政蔡文忠公齊

第六卷

六之一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 夷簡

六之二

丞相陳文惠公 堯佐

六之三

丞相晏元獻公 殊

六之四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 庠

六之五

丞相韓忠憲公 億

六之六

八十一集

八四

參政程文簡公 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 衍

七之二

參政范文正公 仲淹

七之三

東染院使种公 世衡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潁國龐莊敏公籍

八之二

樞密使狄武襄公青

八之三

叅政吳正肅公育

八之四

叅政王文忠公堯臣

八之五

樞密包孝肅公拯

八之六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德用

第九卷

九之一

諫議田公錫

九之二

內翰王公禹偁

九之三

侍讀孫宣公奭

九之四

中丞李恭惠公及

九之五

中丞孔公道輔

九之六

起居舍人尹公洙

九之七

尚書余襄公靖

九之八

待制王公質

九之九

侍讀孫公甫

八目錄

八六

通鑑

第十卷

十之一

希夷陳先生搏 种放魏野林逋附

十之二

安定胡先生瑋

十之三

泰山孫先生復

十之四

徂徠石先生介

十之五

老蘇先生
洵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六
目錄

七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五朝名臣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王名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徙洛陽周
世宗用兵淮上 太祖拔滁州宰相范
質奏用王為軍事判官 太祖領同州
節度辟為推官移領宋州表掌書記
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
樞密直學士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拜
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同
日罷以王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寶中

八十一

八十一

吳

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入
朝拜司徒兼侍中八年出為武勝軍節
度使雍熙中冊拜太保兼侍中明年出
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淳化三年薨年
七十一咸平初詔配享 太祖廟庭

普為滁州判官 太祖與語竒之會獲盜百
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 太祖更訊
之所全活十七八

范蜀公
蒙求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它竒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 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 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頓首言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 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 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 上曰人生如白駒

之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
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
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驩以終其
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
善乎皆再拜謝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

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尉撫賜賚之
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
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

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
子孫富貴迄今不絕邈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
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
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
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
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 太祖旣
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
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
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

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
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

太祖能強幹弱支制治於未亂故也

凍水記聞○又

王沂公筆錄云太祖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相國趙公普屢以為言上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甚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嘗比肩義同骨肉豈有它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復有女數人便當約婚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弈始終如一○又程氏遺書云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簡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太祖初登極 杜太后尚康寧常與 上議

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

六一

八四

六一

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 太祖寵

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

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之曰

鼎鑊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

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

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記聞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

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

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 帝不復出矣久

之聞叩門聲普亟出 帝立風雪中普惶

懼迎拜 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 太宗
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
妻行酒 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 陛下何以出 帝曰吾睡不能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
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
成筭所向 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
之曰非臣所知也 帝問其故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

黑誌之地將無所逃 帝笑曰吾意正如此
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帝曰王
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
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

聞見錄

邵氏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爲彥
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 上不聽
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 上迎謂之曰
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以事
奏旣罷乃出彥卿宣進之 上曰果然宣

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為後悔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邪韓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記聞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

八之一

八六

吳林

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聞見錄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

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記聞○又晉公談錄云普嘗奏事忤旨上怒就趙

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就地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進

入取旨其
膽量如此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
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 上怒曰朕固不
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
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
甚起普亦隨之 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
之不去 上寤乃可其奏記聞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蒲即焚於通衢

聞見
錄

六一之一

六七

五九

太祖常與趙普議事不合 太祖曰安得宰
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
在 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太祖曰
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
拾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揚文公
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言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
中揔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
普不復敢言談錄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寢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談苑○又記聞云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湖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王始為相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王開寶中盧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訟其庇吏受賕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叅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克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其為宰相以天下事為已任沈毅果斷當世無與為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敕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

爲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寤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旣至復爲相記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

餘卒

湘山野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姦贓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旨執政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爲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侍中曹公彬有不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爲辯雪

八之一

八十

吳棫

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上頗不憚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此哉上於是釋然

沂公筆錄

李繼遷擾邊

太宗用趙普計封趙保忠守

夏臺故地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爲邊患

玉壺清話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王名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漢乾祐中補成德軍牙職入周以後宮近戚歷典蒲晉軍 太祖乾德初改內客省使兼樞密承旨二年征蜀以爲歸州行營都監師還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開寶七年十月征江南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明年十一月江南平以功拜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 太宗即位

八
一之二

八

川

加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出爲天平節度使雍熙三年王師北伐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都部署以違詔失律責授檢校太保右驍騎上將軍四年起爲武寧節度使 真宗嗣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薨年六十九追封濟陽郡王配享 太祖廟庭

王事周嘗監蒲州軍蒲帥王知鎬性長厚以王帝室近親尤所加禮而王恭謹彌至雖公府宴樂必端簡終日未嘗旁視王公謂

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今覩監軍誠散率之甚也

李宗諤撰行狀

使吳越宣賚既畢即日而迴私覲之禮皆所不受越人追以奉之王猶不納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盡籍其數歸奏世宗願納內帑世宗曰前使東南者皆分外求索是致遠人頗輕朝命汝獨如此可謂賢矣然此常禮不必固辭王始拜賜悉散遺親舊不留一錢

行狀

充晉州兵馬都監劉鈞盜據并汾晉為敵境

八二二

八二

月

王未及壯爰膺戎寄晝則訓練夜則警巡食無膏粱衣靡文采嘗一日王與主帥暨諸賓從環坐於野適有鄰道守將命單介馳書詣王使人素不識潛問人曰誰為曹公有指王以示之者使人初謂其給也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肯衣弋綈袍坐木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其簡儉如此

行狀

太祖始在潛躍實典禁軍以王中立不倚尤所推重然王非因公事未嘗造門羣居醮樂亦所罕至太祖益以此竒之建隆二

年自平陽召歸謂曰我當日常欲親汝汝何故踈吾王頓首謝曰臣事周朝連葭蓂之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納 太祖曰朕素知汝意方將擢用宜罄乃誠以輔新邦也

行狀○又記聞云太祖事世宗於澶

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 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群

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大舉伐蜀詔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副部署以王為都監始破三會巫山寨次平夔州又取遂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

八三二

八三

月進

逞威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破竹之勢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列校皆求取無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等宜速振旅凱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蠡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全斌等歸闕 太祖盡得全斌等所為事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止言清畏廉恪唯

曹彬一人耳 太祖大怒全斌等並下吏議
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
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
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 太祖笑曰卿
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
哉夫懲惡勸善此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

辭行狀○又掇遺曰曹彬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
御當密衛之泊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
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 太祖密
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又記聞曰三
仁贍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
狀 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金
寶此又誰邪仁贍惶怖叩仗待罪曰此行清介畏謹

六一之二

四

周述

但止有曹彬一人爾○晉公談錄曰 太祖遣王全
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
文案不署字及師還 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
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
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
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洎
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
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代罪曰臣同商議
罪合誅戮 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
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
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 陛下未知曩日西川
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
元不着字 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
自服罪曰臣從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
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 太祖曰卿
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 陛下必
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
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切勿煞是
他無罪過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
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

耳而曹之諸子皆享
豐祿豈非餘慶乎

王與 太祖密論天下事無不合 上意而

公堂會議如不能言 太祖益所器重

狀行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迨乞
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
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
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
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
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
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

八之二

八手

周道

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
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聞見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

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為統帥將終全其城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
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
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
仲寓未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
面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
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

豈足爲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
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
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
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
降彬荅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
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旣
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
厚自齎裝旣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
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
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啖而不荅迥等

切諫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
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
百人爲般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
旋彬立命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後主旣
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旣升舟隨軍官吏入
其宮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齎持鮮
矣

談苑

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
爲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
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

按籍檢視王一不問振乏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行狀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父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

六一之二

六十一

周道

海上者矣程頤云

記聞

金陵之陷後主以藏中黃金分賜近臣辦裝張必得二百兩詣曹彬自陳不受願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

談苑

太祖遣曹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恩禮踰厚而絕無前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親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勸功若此

沂公筆錄○涑水記聞云彬快快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好官

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狀行

王和氣接物煦如陽春忠誠事君皎如白日不以富貴驕人唯以謙恭自處兩總機密五臨蕃翰位益高而志益下寵愈厚而憂愈深不蓄羨財爲子孫計不樹私黨爲門

八十二

卷

居通

館恩所居之宅僅芘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王處之恬然自若喜愠之色家人不知湛然澄波莫窺其際所以西降蜀南平吳出將入相善始令終者蓋王能以功業自全而善守富貴也加以歷代治亂近朝興廢燦然胷中問一知十每與朝士清談終日鴻儒碩生自以爲不及

狀行

曹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

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記開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旣平江南回詣閭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歸田錄

八十二

六元

月道

曹武惠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爲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謹無撓強

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
至坐武帳止衣弋綈紵絮而已征幽州偶
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
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
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
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
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王壺清話

侍中曹公彬爲樞密使向公敏中爲副使當
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狎至上
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

八十二

八十

月道

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
干定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道途
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略制之纖
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
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
常私恠之及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
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衆酷
類先君復果於戰鬪而不肯以安民柔遠
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

王沂公筆錄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允降四

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
辜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
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
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
子玘追封王爵實生 慈聖光獻太后輔
佐 仁祖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
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
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
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

澗水
燕談

丞相魯國范公

公名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後唐長興中登第仕晉爲翰林學士漢初加戶部侍郎周祖起兵以爲樞密副使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世宗不豫入受顧命輔立恭帝 太祖受禪加兼侍中罷叅知樞密乾德二年罷爲太子太傅薨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無得請謚立碑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

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蒙求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它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致大用

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
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聞見錄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
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
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
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
也質後果為名相

談苑

世宗在揚州怒竇儀罪在不測范質非時求
見世宗意其救儀將避之質趨而前曰儀

八之三

八二

周俊

近臣以小過忤旨罪不當誅因免冠叩首
泣下曰臣備位宰相不敢致人非辜當帝
王之怒幸陛下寬之世宗意解遂赦儀罪

蒙求

范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
以戶口版籍為急

蒙求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
范質書言太祖得眾心不冝使典禁兵
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
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

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即帝位群臣相賀及

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蓋溥其為人也又

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記

○又龍川別志云周顯德末年太祖任殿前點檢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

王溥亦陰劾誠款今南御園則溥夙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

命太祖以大兵出拒之行至陳橋軍變既入城韓勅以親衛戰於關下敗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

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瓜入溥

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

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

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切勿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行禮由此太祖深敬

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為稱首

范魯公嘉謀偉量時稱名相自以執政之地
生殺慘舒所繫苟不能蚤夜兢畏悉心精
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
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曰
人能臯吸三斗醇醕即可為宰相矣沂公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
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除拜號令刑賞廢
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止於禁中
親批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
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 國初

范質王溥魏仁浦自以前朝舊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
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
御寢多或至盱具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
罷今遂為定式沂公筆錄

公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
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
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 太
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
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素重

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弼以爲循規矩惜
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